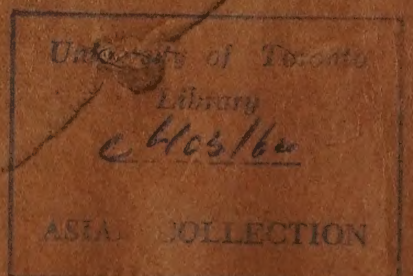
# 通鑑紀事本末







#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

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犇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春正月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爲

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日出軍擊杜弢軍於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眾迎應詹爲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犇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犇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犇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

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温卲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秋八月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幷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爲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九月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

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
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
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
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眞襲陶侃於林障侃犇灄中
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
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
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
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

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弢旣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犇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

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鎭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

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

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涢口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

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
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
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
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
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
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
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
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
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
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

廣州將溫卲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埶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卲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卲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

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趣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

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䘏卿可來也何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元帝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

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犇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太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

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張溥曰湘州亂於杜弢平於陶侃漢沔亂於杜曾平於周訪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亂避地南平應詹愛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驤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苟晀出走賊衆推弢爲主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崔敷杜鑒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蕤之從祖弟驍勇絕人始爲新野王歆鎭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會永嘉國難胡亢聚衆竟陵曾亦從

亂旋殺亢而幷其衆兩人本非盜賊遭世多故
蟻聚荆衡肆其薦食夫陳敏起家廉吏謀叛歷
陽趙廞帝室姻親圖據巴蜀此皆功臣世戚乘
釁啓僭沈天子之舟絕苞茅之貢尤而效之不
顧顚蹶懷慼之際天下無君彂曾鳴吠凶桀習
成强則求鬬弱則請和陶侃周訪數戰始殄或
竄浸山海或身族粉滅未淹歲稔罪暴京觀斯
可爲叛人之警亦足明丈人師貞之效也王敦
者王基之子蜂目豺聲遽執大柄任征討陶侃
敗於王眞朱軌趙誘殺於杜曾嘗上表自貶旣

幸清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主將名所當及
然侃擊走杜弢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譖侃
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頒力止乃免彼
幾以燮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
重名在荆州日屢爲杜弢所敗王沖作亂澄過
豫章敦忌其名聲誣與弢通殺之敦潛蓄異志
從弟稜切諫敦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
立先殘骨肉不有兄弟何有於君豈待兵纏象
魏逆節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
救兵解宛圍趙肖痛父之死力敗兩甄可稱荀

嵩有女趙誘有男王貢始叛附弢侃責以義斂
容約降弢衆潰走死迷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
終則賢乎爾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

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瑯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爲尚書以田徽爲兗州刺史李惲爲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内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

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部眾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鬬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

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

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
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
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
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
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
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
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
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
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埶遂衰游綸張豺請
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

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犇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鎭廩丘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幷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　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

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彊旣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埶益弱石

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
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
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
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
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
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
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
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
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
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

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
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
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
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
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
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
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
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
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
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

陽是以遠鑑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鎭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

於棗嵩求幷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埶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

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

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
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
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
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
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
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
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
懼或坐或起勒旣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
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
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

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奸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束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
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勖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
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
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
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
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
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
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
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爲
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

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爲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

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犇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衞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

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走幷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幷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犇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

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於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

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幷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

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

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犇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埶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

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肩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

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兒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兒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障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

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鴦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幷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爲後趙所殺

張溥曰石勒以上黨胡雛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犇漢爲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傅越殺王衍執苟晞及豫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

若夫誘殺王浚狡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
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家而生浚沈初不
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
馬都尉後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尋督幽州乘
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
與素怒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
挾兩端遏絶檄書懷帝遭亂思僭當塗高讖謀
僭號劉亮王摶高杀霍原等咸遇害其爲晉大
盗與勒等耳張賓說勒卑辭事浚疾師入城縛
之堂皇斬於襄國市貪猶知伯愚同楚懷駢首

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惑甘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譏於史也劉琨踦𨁂汾晉志復中原敗於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莩之親約結之素羈旅要盟同奬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柸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貞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末柸旋爲石虎所執夫琨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脣齒琨死之

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守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鴦乃貪夫圖大害生谿壑烈士殞首釁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戶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愚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於西狩獲麟也

時匹磾志衆己强安蒲遍有是故劉琨入囚殺

石勒入鼎志也若下官合分而權據牧辛幽并

曰劉琨部讀貴匹

土須首貴

與藏

無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淯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犇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廩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爲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

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耻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令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

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犇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犇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於桑

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犇
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
之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
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
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
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
將軍保衆散犇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
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安
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
於上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衞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魯

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
憑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
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
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太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於
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
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
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
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

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犇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

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
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張溥曰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
俱有稱於宗室旣鎭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鐘
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爲司
空遣傅祗往代湑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
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
又公兄弟唱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强則有專
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
就徵比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遽從韋輔計出降

粲箕踞攘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當其擁鄴不朝專鎭雄壤誠以社稷多故居内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茍全卒之身死妻辱闗西淪喪爲彼蚤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内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鎭上邽長安既沒陳安帥眾歸之後賈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

秦州地隴右氐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
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
之痛君父之讎集於一人修政禮賢歃血待旦
猶慮弗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
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弒志
則欲抗瑯邪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
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痿疾無子春
立宗室司馬瞻爲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於趙
殺瞻逐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竄形異鄉
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綝所慨慕也乎

先搏戰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譏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

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朱紀

范隆犇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鎭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衞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

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卽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

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鎭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 十二月

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衞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

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

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

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於富平爲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淆澠而東

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犇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擒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幷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

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犇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衞關

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犇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
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
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犇敗平定天下
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
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
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
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
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
後趙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

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

貫甲冑自出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
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
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
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
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
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
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
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衞送曜邃虎之
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

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帥百官犇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

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
安遣使降於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
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
之胤軍於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
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
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
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
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
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衞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郞李鳳前郞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

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
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王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
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
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
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
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
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
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

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張溥曰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弑兄和烝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沈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反盛戮諫臣誅太弟乂等惡浮冒頓竟獲考死論者撫膺蒼天與高洋同歎子粲繼立靳樊武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靳準又說粲誅劉景諸宗臣

旋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始知天姑緩聰死以叢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爲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即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毅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歷顯職靳準簒弑舉義入討喬秦等殺準出降於是盡誅靳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爲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爲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爲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

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弒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聽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執懷陷長安而執愍者曜也曜執之聰弒之君子以爲二賊均乎弒矣卽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甚於聰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賜死準即說粲殺乂其二女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爲陳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粲亂靳氏以色瀆劉準又身行

屠弑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
胡塵闢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庾珉王儁以
懷死吉朗麴允辛賓以愍死哭天子之行觴慟
乘輿之執蓋遐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
痛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囘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

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

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

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王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太寧元年秋八月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

堅頭南犇漢中趙鎭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

趙王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鎭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鎭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

左右令嵩拜嵩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嵩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

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
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
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
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
公桓温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
公國子安犇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簒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簒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簒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

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
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
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
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鎭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
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
城犇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
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
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
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

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犇於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鎭仇池

張溥曰氐者西戎别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衞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郡合爲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爲大患獻帝建安中有楊滕者爲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逮千萬爲百頃氐王飛龍

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龍無子甥令狐茂搜
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略陽歸保仇池氏楊興
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
繼祚其本宗絶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
憤卒胡子戽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
雄叛服不常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玲
李稚深入而沒田崧抗義而死狡啓無信大國
受辱氐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
紛作楊初殺毅宋奴殺初初子國殺宋奴國從
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刃晉獻九子齊

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態也獨恨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傳及孫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關中空百頃之地晉無以懷杲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

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

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
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
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
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
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
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
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
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
雅卽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
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

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太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於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

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戸於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
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
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
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
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
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
馮鐵據二臺逖鎭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鎭
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

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

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
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
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
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鎭合肥
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
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
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
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
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

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産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張溥曰劉琨之死於段匹磾也在於晉元帝大興元年之五月祖逖之亡也則大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琨年四十有八逖年五十有六歲路强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責備賢者書琨鮮卑辭遣劉希合衆則書王浚殺之劉曜攻晉陽則書犇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犇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

亍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圄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薪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素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爲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尅已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

南盡爲晉土方當摧鋒越河埽平冀朔朝廷忽
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河北
矣石勒方强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
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
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
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
之惠如羊祜而命厄於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
見雍丘之變天眞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
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